

國

中

新 聞



龍賢唐：編主兼人行發

本刊文稿
禁止轉載

第二卷第七期要目

不能讓公務員餓死！……………(本刊社論)

請豪門巨富學學徐堪！……………(本刊社評)

百物狂漲、翁內閣跌價……………(時局批判)

司徒雷登辭職之謎……………(外交側聞)

張厲生因禍得福……………(新聞背後)

陳儀與沈鴻烈調防……………(側面消息)

湖南省改組秘記……………(政海棠田)

新官場現形錄……………(新聞紀實)

張羣，政治上的不倒翁……………(時人春秋)

物價、戰局、與政局……………(綜合報導)

司法考試正副院長提名前後……………(新聞分析)

論開封的攻防戰……………(戰局檢討)

民社黨南北兩派夾攻張君勱……………(政黨風波)

不堪回首話東北……………(瀋陽通訊)

台灣的「按摩女」……………(新聞小說)

四川省政潮學潮與人事鬥爭(內幕新聞)



中國藏書團體康備社發行

百物狂漲，翁內閣跌價！

本刊特約撰述 崔鎮成

(時局批判)

半月來，一方面是津浦路被攻，平古線告急，秦皇島

緊塞，濟南被圍，開封失守，另一方面是金銀飛騰，百物狂漲，只有翁內閣

在人民心目中的智慧，能力的估價與威望，却在狂跌！

誰都未曾寄予翁內閣身價偉大的希望，可是誰都沒有料到翁內閣的身價竟

會跌得這麼快？但翁內閣身價偉大的原因，決不是偶然的！

自翁氏組閣以來，已近兩月，不但沒有做一件事，而且沒有提出一個計

劃，而翁文瀾的全部精力，幾完全花在官邸的分配與人事的安排上，例如副

座一職，先請莫德惠不出，後發表顧孟餘不就，最後還是由張區生奉命登台

，不幸竟冤枉地竟免了那麼一個大圈子，而白崇禧的出主華中副區，也是

千選百擇，不知經過多少困難。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長李立俠辭職，中央信託

局局長吳任淪轉遞，總任人選的接任，也拖了相當長的時間。至工商農林兩

部部長，迄今猶未就職，尚在折衝中。凡此一連串的事實，一方面表示大部

份明哲保身之士，對國事失去信心，因而不願下海；另一方面表示大多數人

都為謀黨外黨內閣說的是歷時兩月，苦心孤詣，意圖國事民生而向顧。古今

中外沒有一個內閣說的是歷時兩月，苦心孤詣，意圖國事民生而向顧。古今

的，這怎能不使人民對政府前途失去信心！這是翁氏組閣以來的根本錯誤，

也許就是官邸內閣的特質。

誰都知道，當前最使翁內閣自貶身價的，一是戰事失利，一是物價暴漲

，換言之，一是財政部的事，一是國防部的事，但財政國防兩部長，都可表

示對此不負責任。先說國防部方面，談如何應敵所說：總統依據憲法統率海

陸空三軍，參謀總長對總統負責，而部長只是主持國防行政事務，不指揮軍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中，權力附屬於職位；但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中，却

係權力附屬於人事。今天的財政制度，就有這一種最不合理現象，一切財

政政策，不決於財政部而決於中央銀行。

自張嘉璈出任國行總裁以來，上有張學良和政學系的全力支持，旁有民社

黨張君勱的相互提攜，下有川貴京滬一帶金融巨子的捧台，在所有黨門中又

成為權勢最顯赫的一位。於是，舉凡通貨發行，金融管制，外匯調整，實物

拋售等等大權，無形中一手獨攬，財政部等於是純粹附屬的。自翁文瀾

繼任而後，我們即曾指出這是一個「文瀾

虛位而指實權」的開始，而今事實果不出吾人所料。王雲五接長財部一月餘，

連內部人事都未安排定妥，推銷國庫券，拋售物資，派員赴華北調查，抑平物價

方案等等，都由翁氏宣布，國行業已代替財部執行了一切。國行為什麼有這

大的權力呢？很簡單，它是發行通貨的專利機關，鑄金、國庫券，可

以任意無限地印發，故在現行的政府中，鑄造法發行指導財政政策，兩

財政政策追隨發行的慘像，國行遂擁有金融財政經濟等等的太上權力。

假使國行的決策者是出身於平民，能為平民服務，今天未嘗不可運用其

權力以遏阻經濟危機的極化，而化出身於平民，以孔宋豪門看家的命鴻鈞來

，以其能拍豪門以利平民，真不啻緣木求魚！

當金融物價都得不到穩定辦法時，中途殺出蔣經國赴滬坐鎮，我們姑不

管蔣經國是用何名義，憑何力量來負這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還已無

異否認了當前財政金融經濟當局的全能！故居此位者，若不能起而行，為什

麼還不起而呢？

總之，當前的財政舞台上，有位的無權，無位的有權，這種權位分離的

南京圖書館藏

××××××××××
××××××××××
××××××××××

新聞面面

★ 他是怎樣坐上政院的第二把交椅？

張厲生因禍得福

本刊政治記者：梅雨

顧孟餘法志明志，一再辭卸政院副院長，而莫德惠亦無意於斯。於是，蔣總統只得提名北方人的張厲生。

在這次選舉潮中，有些佼佼者都被民主的洪流沖下台來，獨有張是唯一的例外。

在國民大會召開前後的那一段期間，由於選舉糾紛的層出不窮，張厲生與陳立夫、吳鐵城三人，不僅奪了國大代表們的「出氣筒」，而且成了輿論界一致攻訐的對象；尤其張厲生，因為他在名義上是全國選舉總事務所的主席，直接便更成為一班競選而未能當選者的衆矢之的。所以，在國民大會開過以後，新政府正在難產之時，這位宋張兩任內閣時代的內政部長張厲生，不禁心灰意懶，在政治上表示消極。故翁文灝拜命組閣，正在各處沿門托鉢，拉人擠走班底之際，張厲生卻一再發出「不再入閣」的空氣，而他更而坦率的向新聞記者們說：「我絕不再做內政部長」！態度堅決，言詞爽直，是以，當新聞名單未正式公佈以前，首都政治界圈子裏的人，便迭次傳出張厲生要做行政院副院長的傳聞。

因為，蔣總統曾經向國人保證：「如果行政院長是南方人，則副院長一定是北方人。」而張厲生恰恰是北方人，自然頗符合蔣總統「保證」的條件。且張既表示不再幹內政部長，以張在政治上的關係，總得有個交代；故那時蔣總統要出任政院副院長，以及國大紅人洪蘭友要探長內政部的消息等，的確不是空穴來風，或無中生有的謠言。惟記者在那時探悉：張厲生之不想再幹內政部長，是事實；而他想做行政院的副院長，也是事實。但當翁文灝上台，說要延請息影已久的顧孟餘出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傳聞，自然更增加了張厲生辭職的決心。所以，當翁文灝正式要請張厲生再入新閣，仍舊蟬聯內政部長時，張曾告我說：「我對於政治生涯已經很疲倦，願意暫時休息一下。假如你硬要拉我出來，我甯願做一個不管部的政務委員，而不願再出任任何一個部。至於總統呢，如果仍需要我的話，我則願意以私人的資格，為領袖效勞。希望蔣總統能夠原諒我的處境，並請在總統面前，轉呈我的意見。」但是，翁却說：「這是總統的意思。而我不能不聽從。你老兄能夠帶幫忙，將張厲生召到官邸，要張一定蟬聯，并云：如果將來熊（顧孟餘的號）兄萬一不就的話，我將再行提名你為副院長。張見總統既然如此懇切，而翁文灝又促駕甚殷，中國人是重「情面」的，張厲生在這種情況下，不答應也得要答應了。故當新聞名單正式公佈的那天，張終於仍舊蟬聯了內政部，然而，張氏內心的苦悶，也由此可見。

張厲生是河北人，公元一九〇一年生，現年四十七歲，為人剛直沉毅，是一個青年政治家。他曾就讀於法國巴黎大學，返國後，即出任中央黨部的執行委員，他與張道藩，周恩來等，那時都是留法的同學。國民黨與二陳的關係是不開的，吃黨飯的人，十九皆與C.C.有淵源，張厲生在那時，當然也不會例外。故張在從政的初期，的確是C.C.圈子裏的人。因為張是北方人，北方人有北方人剛直的個性，加以他那時年輕氣盛，頗富幹勁，回國以後，很想做些作為，他在做中執委的時候，表現得還不錯，一方面固得二陳的提攜，二方面又獲得那時蔣委員長的信任，在卅八歲時，他已經榮膺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部長。是時正值訓政時期，一個黨的組織部長，地位既高，權力也不小，如果要沒有堅硬的後台，和超人的才智，是無法，而也不可能勝任愉快的。是以，張厲生在那時，與C.C.的關係最密切；但也就從那一個時候起，也一天與C.C.方面漸漸疏遠。至於為什麼疏遠的原因，當然是與C.C.方面的負責人意見不投。二陳在黨方的權力與才幹都有，但是就是氣量太狹，不能容人，尤其不能容張厲生，在這一方面，C.C.是遠趕不上政學系的。所以，本來都是C.C.方面的大將，如朱家驊，顧毓琇（是顧毓琇的弟弟），以及現在反對C.C.最烈的黃宇人，劉不同等，都是逐漸離開C.C.的陣營，而投到別的政治系統裏面去。如本是C.C.大將之一的張厲生，便是一個最現實的例子。正因為如此，張厲生便從中央組織部部長的位置上垮下來。然而，正當他榜徨無依的時候，想不到，陳辭修却賞識了他。因為他本身很廉潔，正像陳辭修本身也很乾淨一樣，所以，當陳辭修在民國廿七年春間，榮膺軍委會政治部部長時，陳便請張去做他的幕僚長（政治部的副部長，這是陳張兩人正式合作的開始，而張厲生早在九年前，已不再是C.C.，而是陳誠的人）。因為張在政治上與陳誠的關係密切，再加以張本身尚有一點真正的幹才，故張在抗戰八年當中，便一帆風順的由政治部副部長，而到行政院秘書長，

以及國家總動員委員會的秘書長，一直到抗戰後期，才職周繼而任內政部長。如果這次不避諱的話，他已是宋、張、翁三朝輝煌的元老了，就像谷正綱在社會部任內，是一個內閣中的「不易物」一樣。

新政府改組時，關於行政院副院長的「不易物」一語，蔣總統本來屬意莫德惠。因莫既是北方人，又是社會賢達，如果出來也頗能符合用新人的主旨。惟以該選副總統之尊的莫氏，自然不願屈就政院的副席，故蔣總統以此意徵詢莫德惠時，莫當以年老力衰不宜擔任過繁的政務為辭，并悄然離京，以示決心。是以，當翁文灝受命之初，便親訪於顧氏的道德文章，和學識才智，也非尋常的欽敬，曾親書專函，致請顧氏出任副院長。但是，素以淡泊明志的顧孟餘，却怎麼也不肯貿然答應，雖經翁文灝，雷震，沈怡等頻頻促駕，顧依然不願屈就。所以，當新閣名單公佈已逾四週的廿餘天中，顧氏仍舊避居蘇州，

浙江省政府改組側聞

陳儀與沈鴻烈調防

本刊記者晚風

陳沈兩人，本是同一個系統裏面的健將；故兩位主角，皆談不上競爭；不過互調防次而已。惟政學系為了沈鴻烈的出處，倒展開了一次相當激烈的角逐！

關於浙江省政府改組的消息，遠在國大召開期間，首都方面便在流傳了，而沈鴻烈即將辭職的風聲，在張羣決定不再重作馮婦之時，格外熾熱；惟一直拖到六月二十一日，才正式由政院明令改組，任命前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繼沈鴻烈而為浙江省主席。據說浙江省政府之所以延到現在才改組，完全是為了沈鴻烈下台後的出處問題。

上甜下苦小職員

沈鴻烈是湖北天門人，字成華。公元一八八一年生，現年五十七歲，係日本海軍士官學校畢業，曾任任海防艦隊副司令，哈爾濱航業聯合局董事，青島市市長，中央執行委員，山東省政府主席，第

不想走馬上任，其故在此。一直到六月十八日，顧更以長函上達蔣總統與內閣，說明自己的苦衷，表示堅辭的決心，至此，該黨將總裁與翁內閣，才完全打消請顧出山的意念。故六月廿一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舉行例會時，蔣總裁便提名張厲生為行政院副院長，另以內政部次長彭昭賢升任部長，而六月廿三日，蔣總統便正式特任張厲生為行政院副院長，並特任彭昭賢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內政部長。按彭係CC方面人物，為CC所推薦。一班子人都以為，張厲生在選升政院副座後，竟為一位不大愛出風頭的彭昭賢升任，這真是出乎一班人的意料之外。查彭洪兩本是一家人，自然無事爭奪，惟沈鴻烈之所以不能夠出來，據說與國大用錢太多，裏面大有貪污罪嫌所致。故沈雖以辦國大起家，也以辦國大拆毀了家，更毀了他兩三年來辛勤的收穫。但張厲生卻是因禍得福，反而選升了政院副院長。唉！政治上的演變，真是令人難以逆料！（六月廿七日）

×戰區副司令官，農林部部長，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等職。因為他是在日本專攻海軍的，對海軍方面比較有研究。但其在政治上之卓著政聲，還是戰前他在做青島市長任內奠定的。在政治關係上講，他也是政學系的一員大將，與陳儀是一個系統上的人。故這次浙江省政府的易長，儘管各處長更動很多，儘管比任何一省改組還要澈底；但是，如果嚴格說起來，實際上陳儀與沈鴻烈兩人調上角逐。惟底下的很多小職員，却不一定與兩個老

沈鴻烈想重回海軍

翁文灝自從繼承張羣的衣鉢，拜命組閣以來，內閣閣員，政學系的人頗多，而CC與陳誠系的人，不但絲毫未分得半坐羹，甚至連原有的地盤，也紛紛的喪失了！如王東原之從湖南省政府下台，便是一例。而洪蘭友未能拿到任何一個具有實權的部會，也是一例。但政學系方面，以沈鴻烈既是海軍的宿將，在政學上還不太壞，故頗想染指海軍總司令部，擬推薦沈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雖然不是專攻海軍，但自兼代海軍總司令以來，雖無特殊的建樹，亦無重大的過失，且桂是陳誠的嫡系，陳雖暫時不問軍政之事，但他在蔣總統的心目中，顯然

不知幾人歡樂幾人愁！

選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故陳在幕後竭力支持，而桂也堅決表示當仁不讓，是以，政學系看看無機可乘，無暇可攻，也只好望塵海軍總司令顧鈞大門而曉曉，政學系的智囊們還會打主意，看看海軍總司令顧鈞打不進去，便就想向山東轉念頭，預備保薦沈鴻烈為山東省主席，因沈曾做過山東省主席，好馬回頭，自然可以收駕輕就熟之效。且王為陳誠的人，在昌濤安插沈失敗以後，比較容易，故外間的指責，王頗感消沉，進攻自亦比較容易，故在浙江省政府未改組之前，王耀武晉京詳論之際，政學系已準備向山東伸手了。惟齊聲一響，國民黨籍的立委，實行投票的結果，張敬敷亦在一氣而飛川。適巧王耀武向總統辭職時，張敬敷亦在向總統請辭時先行趨步。故總統便向王說：「你還不去嗎？沒有人說你什麼，你回去好好的幹罷。」於是王耀武辭職不准，便只好重到濟南；而政學系對於山東，也不再存有任內的奢望。這是沈鴻烈兩條出路皆行遭遇阻折的內幕。

陳儀又東山再起

政學系的首腦部，既然決定要沈讓出浙江省政府，雖沈一時尚無適當出處，也祇好奉命維謹，將浙江省政府交給同一系的陳儀。好在彼此皆為一體，一個上台，一個下台，就等於在前方作戰已久，暫時調到後方來整補休養一樣。因為，自從去年「二二七」台變事瀾的風暴，將陳儀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寶座上吹下台來以後，他一直息影滬濱，有時也到南京去走走。去年五月間張翠容上台後不久，首都方面，曾一度謠傳他要當中央訓練團的教育長。甚至與他很有關係的××報，已經非正式將這一條消息透露出來，以便看看輿論界的反應。××報與政學系的關係，是人盡皆知；而××報之所以要發表那一條電訊，不見得是毫無作用。誰料那條消息發表後，便引起輿論極大的反感；在中常會消息引起元老派已故張繼老先生的憤慨。反對派的××，當然也乘機予以猛烈的反擊。政學系在當時，雖曾有意想保護陳儀為中訓團的教育長，後來

一看風聲不對，便不敢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中正式提出來，於是，一擱便擱了一年多，而陳儀也因為是政學系的推薦，一方面也是因為陳儀為浙江人的緣故。在一週魏明與陳儀的比較，那一篇文章中，本刊早就說過，陳儀與熊式輝兩人，同是兩張軍事上的王牌。只要政學系一天在台上，這兩張軍牌，雖然暫時先後從台灣與東北兩個戰場上打了敗仗回來，但一等時期成熟，遲早依然是要重登政治上的舞台。如今，陳儀兩人，居然已有人爬起來了，我想，熊式輝將來之東山再起，也祇是時機與位置的問題。

各廳處長互換防地

這次浙江省政府的改組，人事更動得相當大，如民政廳長阮毅成，教育廳長李超英，建設廳長皮作瓚，秘書長雷法章，及省府委員孫星暉，均以另有任用而免職。借社會處長方青儒，衛生處長徐世瑜，地政局長沙季谷，水利局長孫壽培，警衛處長竺鳴濤未動。而財政廳長陳寶麟與田賦處長陳貽，亦在搖動之中，尚在未定之天。而新任民政廳長杜偉哲，委員錢宗谷，建設廳長賈沛誠，秘書長張廷周，老員如張廷哲本為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代的秘書處長。李季谷為台灣省立師範學校校長，周一鶚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代的民政廳長，其間最長的，便是周一鶚。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做為省府委員，聽說是以青年黨的資格。唉，官場上的戲法，真是變幻莫測，令人不可思議！

現在新任浙江省主席陳儀，已定七月一日赴杭正式接事，而沈鴻烈則已於六月二十八日離杭赴滬，與陳儀商今後治滬的大計。至沈鴻烈將來的出司令，現在京中已傳出他或將受命任長江防務總指揮，現在行政上，直接受蔣中訓團總的指揮。惟將來總之否能成事實，尚須與最高當局磋商後才能決定。這次這又是一次政治上的走馬燈，我們希望陳儀上任以後，最好不要再鬧出像台灣二二七事變那樣的大禍，則不僅是浙江人的大幸，抑是全國人民的大幸！

(六月廿九日)

(上接第十四頁)

「臨時蔣款」以替代憲法，承認之為合法獨裁矣！公尙有何求？

根據蔣先生之計劃，今是「行憲時期」，在過渡時期，所謂三黨共同綱領，還有履行責任，今則時期已過，何從問？若謂蔣先生曾許以立委名額，今復履行諾言，在總統未產生之前，蔣先生豈能情甘日設「法」，曲意相從，今日何日？蔣先生固可板起面孔，與公等為高談民主原則。蔣公等亦可以面面相覷，與公等果有決心撤出政府，一面將過去一年來目擊政府之腐化情況與此次被迫承認憲法之內幕，一一公佈，而向國人謝過，能如此，使令國人即時提出辭呈，不得假別商談，果能便中國政治早日清明，亦未可定，然公等能够做得到否？

老實講來，公等今日已無選擇餘地，公等即不欲堂堂正正宣佈退出政府，公等之二十二位立委，勢必被蔣先生所籠絡，決不起任何政治作用。而新行政院之改組，如非國方政學系聯手，恐亦難再分一杯殘羹，如此看來公等撤退固撤退，不忍再退也。

弟誠不忍見念年友好，遭逢滅頂之厄。而弟深信公等正式撤退政府之後，以在野之身，倡導革新，監督政府，其所能起之政治作用，較今為大。蓋今之南京政府，腐化已甚，為有史所僅見，奈之何再忍同流合污也。一聯本佳人，奈何從賊！願公等三思之，海天萬里，不盡欲言。

弟李大明謹啓 五月十二日

這兩封信具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但却有異曲同工之妙。梁秋水的信是綿綿中夾着尖酸刻薄的調劑，李大明的信則是理直氣壯，單刀直入的正面規勸。前者是消極的冷嘲張君勳參加政府之失策，及如今處處退失據的狼狽；後者是積極的想把張君勳等拉離政府的陳言。這兩封信，一冷一熱，一剛一柔，就兩道利刃一樣，刺在張君勳的臉上，但不知張氏有何感受否？

(六月八號)

★田桑海政★

湖南省改組秘紀

文不封疆，武不拜相？湖南人現在可以如願以償了！

在「湘人治湘」的口號下，湖南人終於抬出了程項雲；王東原本是得力于程潛的推薦，和陳誠的撐腰，才能由湖北轉移陣地到湖南。但這一次，也是因為程潛的關係而下了台！

本刊專欄記者魯克

程潛自從在胡總統競選中敗北以後，內心甚為抑鬱；關於他的出處問題，中樞曾經一再為他籌劃，本想將他仍放在武漢，做武漢綏靖公署的主任，因「主席行轅」撤銷後，而「綏靖公署」成立，雖然在名稱上是兩個機構，但事實上却是一回事，不過將「主席行轅」改為「綏靖公署」四個字罷了。明眼人一望而知，那依然是因人設事，而不是有了機構再找人。但是，因為白崇禧堅持華中副總司令部的地點，必須設在漢口，以便統籌指揮整個華中的軍事。這樣一來，武漢綏靖署的成立，便首先成了問題。蓋華中副總，與武漢綏靖署，實在不能并存的兩個機構。假使既成立武漢綏靖署，而又再設一個華中副總，則武漢便有了兩個軍事指揮的首腦部，這無論怎樣講法，也不能自圓其說。更無法逃避「因人設事」的指責。

白崇禧出長華中的動力

中樞首腦部，為了安插白崇禧與程項雲兩人的出處，的確煞費苦心；而最高當局為了籌設華中副總與武漢綏靖署兩個機構的問題，也委實絞盡了心機。據聞：中樞本想將華中副總設在漢中，因漢中為中原的中心，極具戰略價值；抗戰時，李宗仁也曾坐鎮在那裏，另在武漢再成立武漢綏靖署，以安插程潛。如白能同意上項決策，不僅解決了白崇禧的出路問題，也解決了程項雲的出路問題。可是，白崇禧

嫌漢中太偏，且管轄的範圍也太狹，表示不願出任。因為易引起一班敏感人士之猜疑，見此大局動蕩的今天，中樞自不願太拂白崇禧的意見，故當局一再堅辭不願出任華中副總的時候，軍事最高統帥部的幾位巨頭，終於捐棄了自己的成見，答應李白的要求，而將華中副總的地點設武漢。僅湘贛兩省，不在轄區範圍以內。如此安排，對白言，自然是一個相當大的讓步；但對程言，便未免有點委屈了。這是白崇禧現在之所以願意出任華中副總，並且是促使他於六月廿三日飛漢履新，佈置一切的一個最大的動力。也是中樞為了想安插白程兩人的苦心。

天下事不能兩全，而且也沒有辦法可以兩全的。在這一方面固然成全了白崇禧，但在另一方面，便不得不委屈了程潛。然而，程項雲雖在胡總統競選中戰敗以後，却也因此而獲得了兩湖人士，尤其是湖南人士的毫無代價的擁護。因為，湖南人在「文不封疆，武不拜相」的憤懣下，由於歷屆湖南省主席都非湖南籍而引起的不滿，已在前次胡總統競選期中表露無遺。今日，唯一湖南籍的中央大員之程潛，竟又因為要牽就人事關係，而不得不犧牲性，這自然會格外激動湖南人的感情，故當程潛不能再回武漢，重任相當于武漢行轅主任時代的。靖主任時，湖南旅京的國大代表，和立憲委員，以及

在社會上稍著聲譽的宿耆，均先後上書最高當局，為程項雲抱不平；同時，他們在「湘人治湘」的口號下，更直截了當的向中樞要求：成立湘鄂贛綏靖公署，除任命程潛為主任外，并一致希望：程潛能兼長湖南省主席。

蔣總統為程潛預留出處

可是，胸有成竹的蔣總統，也早就為程潛留下來退步：希望他能屈就湖南省主席。至于湘鄂贛綏靖公署問題，恐怕不能包括湖北省在內，因那是華中副總轄區的範圍；只要時機成熟，早遲總是要成立的，這也是一個沒有問題的問題。故湖南旅京著名人士的要求，不意正完全符合最高當局的設計。惟當中樞初以此事徵求程潛之同意時，程起先表示不願幹，而且態度很消極。後經蔣總統殷切的勸勉，以及湖南旅京人士再三的促幹，程項雲不答應也答應了，就像於右任不想幹監察院長一樣。聞蔣總統有一次曾很誠懇的勸程曰：「項雲，現在時局艱危，而湖南地位的重要，并不亞於武漢。我希望你能將全大局，為我分勞，暫時屈任湖南省主席；等將來湘贛綏靖署成立時，再當長該署的主任，統轄湘贛兩省軍政的大權」。程當時頗受感動。因華中副總管轄之範圍，包括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五省，與漢口市。這與白原來的要求，已經少了湖南與江西兩省。至于之所以不將湘贛兩省包括在內，

便是爲了將來要籌設湘鄂贛三省公署，以便安插種種。李程在競選副總統時，因爲曾經採取聯合陣線，最終才擊敗孫科。而白程兩人的關係因是也很好。故當中心樞向白說明這一層事實上的困難後，白崇禧也很能原諒當局者的顧慮與苦衷。

湖南不歡迎外省人做主席

抗戰中和復員以來，湖南省的歷任主席，從薛岳到王耀武，以迄王東原三人，皆不是湖南人，因薛岳爲廣東人，王東原則是安徽人。勝利後，各省的人民，無論在朝在野，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要求「本省人治本省」！這雖然有一點封建的意識，是一種落伍的思想在作祟；但是在專請人治，棄置鄉土觀念的中國，這正可以反映各省人民的心願。故湖南人過去會強烈的反對薛岳，對於王東原，也並不怎樣歡迎；而王東原今日在湖南的政績，湖南人顯然也不能滿意。所以，湖南人便發動了倒王的運動，從行政院于六月廿一日例會中的決議，只是說明「湖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另有任用，應免本兼各職，任命程潛爲湖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決議的字眼上來推戴，便證明了王東原原形並未辭職，而湖南省這次突然的易長，也顯然有些出乎王東原的意外。

王東原走陳辭修的路線

王東原是安徽全椒人，公元一八九八年生，現年五十歲，自從在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畢業後，曾歷任師長軍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訓練處處長，中央訓練團教育長，湖北省主席等職。因爲他在保定軍校讀書時，與陳辭修，羅卓英，郭儀等，同爲第八期，相交甚篤。故在政治關係上講，無異的，他是所謂陳誠系的人。抗戰八年來，他之所以能够飛黃騰達，主要的，實係由於陳誠的關係。而之所以能够在湖北省政府任上打下台不久，便又坐上湖南省主席的寶座，一半固係仰賴陳誠在中央的揀選，然大半却是得力于程潛的保舉。因王在做湖北省主席之時，尙能處身自好，與程處得不壞，

裡也很賞識他。而程這次之所以取而代代之，據一未證實的消息，謂程前此在競選副總統時，王未能充份貢獻效勞所致。而這次王東原的突然上台，恐與此亦多少有點關係。聞王今後的出路可能有三：（一）安徽省主席，因王是安徽人；（二）中央訓練團團長，是重回老家。據六月廿八日政府公報：現已將原擬設之武漢警署，（即武漢行轅的前身，改名爲「長沙警署」），範圍除包括湖南兩省外，尚能向省擴大。至武漢警署的全班人馬，刻已奉命遷往長沙，故該署主任一職，將來必然是程潛兼任無疑！（六月廿九日）

（上接第九面）

促使中國和平，如今，一邊要戡亂匪，一邊要推翻國民黨的政權，試問，在這一片動亂和推翻聲中，司徒雷登能有什麼錦囊妙計，可以妙手回春？故在惡戰方殷，和平無望的現局下，司徒在苦悶之餘，唯有急思引退，方爲上策。但是，馬歇爾的一支手，却依然牢牢地抓住他，不讓司徒雷登走。如六月二十三日，司徒雷登偕其私人顧問傅溥波由京飛平，度其七十二歲誕辰時，司徒便曾向燕大自治會的同學們談稱：「余本人極願返校，只要馬帥允許」。由此，可見司徒的確想辭職，甚且的確已在辭職，但馬歇爾却依然要拖司徒雷登下海！

在駐華大使中，司徒的確是最了解中國的一個。但是，他雖在中國住了這麼許多年，却依然並不完全了解中國。故當他獲知中國各地反扶日的各種情報，並且睹中國各界，尤其是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那樣猛烈的反對美國扶日的運動時，司徒雷登大使不備驚訝之至，而且還極爲訝異；因爲，他在未發表那篇談話以前，是做夢也不會想到，居然會引起中國民間如此之大的反感！但是，真正了解中國的人，便知道那是一件極其自然簡單的事。既不似中國官方想像的那樣複雜，也不像美國朝野估計的那樣嚴重。因爲，那完全是一種非常值得紀念的愛國運動。它可以告訴美國人：中國人是不怕武力的，而中國的民族，更是絕對的不可侮！

根據各國外交的先例，一個大使，如果在某種場合下，實行若有失態等情事，則這個大使，不論其威望多高，後台多硬，遇事總是要去職的。而司徒雷登的談話，顯然是失言！故司徒雷登的去職，也只是時間問題。是以，在這個時候論傳司徒要辭職，也的確不是空谷足音。據記者從各方面探悉，司徒雷登的去職，最遲在美國今年大選以後。如果民主黨失敗固然要換，即使民主黨萬一因艾森豪威爾參加競選而獲勝，則美國駐華大使的人選，也是要更換！至未來美國駐華大使的人選，如共和黨獲勝，則浦立德的可能性最大；如民主黨勝利，則魏德邁依然有繼任的可能，因魏德邁始終主張有條件的積極援華。（六月三十日）

預付刊費，不再游債！

各地批銷同業公鑒：

本刊自從採預付刊費，不再張債的辦法後，這是本刊的一大革新，也是本刊對批銷同業的一種犧牲。故望各地同業能與我們再作進一步的合作，最好能做到下列幾點：

（一）匯款務請從速，本刊當以收到款項之日爲憑，如郵票則以收到之日郵票爲憑，銀行單則以收到取票單之當日爲憑。因郵票爲銀行之回單。均由本社註明收到之確實時日，以備收件人核對。否則，如不能享受優待時，本刊不負任何責任。爲了減少誤事起見，請各地批銷同業，均以本票匯票，最好預備飛匯，比較快速。

（二）如此項辦法試行良好，嗣後即繼續實行下去。若實行成績不好，則仍恢復從前的現批辦法，款到即寄。

（三）我們已爲各地批銷同業盡了最大的犧牲，希望各地同業再優待本刊，也要爲遠地讀者着想，最好不要再任意抬高售價。本刊嗣後將按期調整售價。下期仍將漲價爲每本十六萬元。望各地批銷同業，速將刊費及航掛費于七月廿二日前匯下，以收到之日爲憑。不受漲價影響。

大便要辭職，已不止一次。只是繼任人巽難擇！

司徒雷登辭職之謎

杜魯門開倒車，馬歇爾向後轉，司徒雷登將向何處去？

本刊外交記者歌丁

(外交側聞)司徒雷登之做美國駐華大使，完全是人事關係，本來是很難勉強的。第一，他無從政的經驗，對於外交方面的若干政治藝術，不太熟悉；第二，他在華爾街沒有政治後台，祇有馬歇爾一個人是他的靠山；所以在國內反對他的人也不少。第三，他本來是一個和平使者，當初馬歇爾之所以要拖他出山，就是爲了要繼續促進國共和談。如今，和談破裂，司徒也就失掉他做大使的意義。假使這三個先決的前提有一條發生了問題，則司徒雷登大使的位置，便會因在什麼時候去職，皆值不得什麼大驚小怪。是以，每當馬歇爾返國以後，不論在什麼時候去職，都是極難而容易的事。故司徒大使自從在華中與美外交一碰頭到暗礁上時，華盛頓與南京方面，馬上便傳出司徒大使要辭職的消息，而且，每人都說得有聲有色。惟終未實現的原因，據說依然是人選問題。因白宮方面，對於駐華大使人選，祇付敷衍推脫。

說句良心話，司徒雷登的確不想幹駐華大使，尤其不憤做官。他當初之所以肯出來，除了老友馬歇爾的面子難知外，幾乎完全是以一種「殉道者」的精神，來挑起中國的「十字架」。據接近司徒左右的人士談：「司徒一直到现在為止，依然虔誠的相信：中國的內戰是打不久的，且認爲中國的和平，總有一天會到來。」而在民間被解散前後，據聞，司徒有一次曾跟一位心腹的智囊說：「我真願重回燕園教書，也不願再在這大使館裏住下去！」由此，你可以想見司徒大使的心情。至於中國官方呢，年來對於司徒的直言無隱，以及他種種鼓勵中國自由份子之談話，的確頗使當局者頭疼。可是，誰都知道司徒大使是代表馬歇爾國務卿在中國發言的。故司徒的一言一行，雖不能完全代表美國國務院的意見，但最低限度，至少可以反映馬歇爾國務卿的態度。所以，代表中國官方的人士，儘管有些不耐，亦唯有盡量設法容忍。因司徒在中國所享有的各種特權，遠較其他任何一國駐華大使爲大。然而，這是不正常的，而這種曲曲折折的關係，實不能維持多久，而且，也無法長此繼續下去。因爲有這許多曲折折的因子，致司徒大使辭職的謠傳，便紛至沓來，弄得美國國務院，與美國駐華大使館，唯有時時發表聲明，一再的鄭重否認：「並無其事」。但其實，司徒大使的辭職，每次均確有其事。

關於司徒大使辭職的謠言，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惟有兩次最爲緊張而

逼真：一次是去年魏德邁以大使銜，代表杜魯門總統來華調查時。一次便是最近中國各界，尤其是學生發動反美扶日運動，司徒雷登發表那一次具有煽動性的談話以後爲最。

據記者從可靠方面探悉：去年魏德邁來華時，華盛頓當局，包括杜魯門總統在內，的確想以魏德邁來代替司徒雷登，而爲美國的駐華大使；但是，一因馬歇爾不同意，二因爲魏德邁臨別時那篇的「離華聲明」太率直，致觸怒了中國官方的反感，尤其是張岳軍院長不高興魏德邁那一種高傲的態度。所以，那時即使魏德邁本人頗有意，而中國官方亦甚歡迎魏德邁來，但由於現實的困擾，也只好作罷了。這是第一次魏德邁辭職辭職最烈，終未能成爲事實的原因。至于這一次，南京方面之所以又傳出司徒大使要辭職，也決不是空穴來風，毫無根據。

中國人看司徒雷登，一向並不把他當做一個美國的大使，而是以之作爲一位中國最誠懇的友人。說句迷信話，多數的中國人，甚至把司徒幻想爲和平的化身。因爲，中國大多數的人民都渴望和平的，一個主張促進中國和平的美國駐華大使，尤其像司徒這樣一個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拿中國作爲第二故國的和平老人，中國人那有不歡迎的道理？但是，自從司徒雷登大使發表那篇具有煽動性的談話後，不僅使全中國的人都感到不平，甚至連平日最愛司徒的人，即連他一手培植造詣的燕大學生，也不禁感到憤懣和惶惑。假使那不幸竟出於一個熱愛中國的友人，便不能不令人懷疑了。司徒那篇談話，事先曾經過美國國務院的核准，足見可以完全代表美國政府的意向。所以，有很多人都說：這是馬歇爾害了司徒雷登，也是杜魯門將司徒雷登毀了！

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要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但一方面杜魯門與馬歇爾却又在歐洲反對極權主義，準備與代表共產黨利益的蘇聯一拼死活。司徒雷登處在這種矛盾的對立中，要想繼續來排除國共糾紛，促進雙方和談，自然是緣木求魚的不可可能。司徒雷登之擔任爲駐華大使，關鍵是要

(下轉第八面)

——新線曲——

新官場現場形錄

上海直接稅局交接

至今猶未辦理清楚！

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有時竟慢如蝸牛，而中國官場的所謂辦理「交接」，又一向就是那麼一回事。一拖二混三不管，弄到後來總是不移而交，不交而移，或者竟是不移不交，不交不移。如現任上海市直接稅局局長樓國威接任已有一年多了，但是該局前任的移交手續，却至今猶未辦理清楚，聽說最近才去公函催請前任前來理清手續哩。

中國的國防醫學院

辦公事竟然用洋文？

這牛頭，真是越來越那個了。
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一切「洋化」至上。旅館裏的僕歐會說英語，機關裏的門房會說（No. 1）而馬路上的三輪車夫也會說（No. 1）最近為陳誠開刀治療十二指腸炎的國防醫學院，更是唯「美」是從，連院內的「公事行文」也用英文。據說這是軍醫界英美派對德日派施用壓力的最大法寶。在德國日本留學回來的人流辦法，那些國產的土貨當然更無辦法。到如今，一切都變了，連飯過金，喝過洋水，看過外國月亮的大先生們，也得先看看他的招牌，再定吃香不吃香了。

上海復興島漁管處，

某大秘書滿嘴洋化。

外國出機器，中國出「黃氣」，奇怪的，事真是無獨有偶！

在上海復興島漁管處（受美人監督的一個中國政府機關）辦公的某大秘書，更是來得乾脆，每遠外面有人去與他接洽公事的時候，他總會先來上一句：「我們這裏是外國機關」，底下的意思，當然是請你閣下多多「注意」了。

可惜天下不作「美」，如果他們一出世就帶來一頭黃毛，兩隻藍眼，或滿身白皮，語言上不是又可以省去很多麻煩嗎？

捕魚表演，網網落空。

中體西化，照樣不靈！

照字面上的解釋，「漁業管理處」應該是——個輔導漁業復興，調濟漁業市場，本身能養魚，捕魚等的一個政府機關。勝利以後，它究竟做了些什麼，本來已招致物議了。自從南京和平日報以「掃蕩」的姿態，對於該處「不乾淨」的揭發，社會人士就發發的注意這個機關的「貪污」了。該處處長趙君遇在過去，他們是不大買新聞記者的帳的，因為「我們這裏是外國機關啊！」，於是就不惜成本，先後舉行記者招待會兩次，第一次我在南京採訪國大新聞沒有趕上，幸虧第二次沒有誤卯，否則真可惜，因為在招待的節目上還有「捕魚表演」哩。也許是我們運氣不好，那是五月半的一個禮拜天，記者花了一天的時間，聽了演講，吃了茶點，登了漁艇，出了吳淞，看了「表演」，結果連魚鬼也沒有看到一條！記者們都這樣想：魔鬼在同趙君過門法哩！

交通部長，訂法犯法。

一個電話，十六張票！

交通部長俞大維是個講究效率，不徇私情的行政長官，蔣大總統賞識他，中國人民器重他，外國朋友讚揚他。美國地位頂高的紐約時報，曾經這樣說過：「中國交通部長俞大維將軍（外國人總是稱他 General 的）是中國最能幹，最有頭腦，最具行政效率的一個官吏。」而在俞大維主持下的京滬鐵路臥車，更得到美國總統、中國貴賓、前美國駐蘇駐法大使潘立德先生最大的讚美。——京滬鐵路的臥車設備，是世界上最舒適能交通工具！俞大維因此更加是紅得發紫了。但是，中國老百姓都知道京滬的臥車，大半皆是為大先生或有錢的人而設。普通人要買票，除須事先登記外，還要準備公函，完全是一套官路。惟有一次是例外，那便是交通部長俞大維，於六月廿一日，由滬返京時，臨時打了一個電話給上海北站，便訂了當夜的臥車票十六張，真是飛快的行政效率！

一幢洋房，兩樣態度

某雜誌的海派作風？

上海某大雜誌，一向標榜自由，民主，趣味，活潑！今天罵這個，明天罵那個，不畏權貴，揭發貪污，不為利動，獨發其聲，在新聞不能自由，民主沒有徹底，獨立缺乏保障的今天，這種態度當然會博得新聞同業的欽佩，與讀者的愛護。如現任央行總裁劉攻敏，在做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長的時候，該刊曾予以拼命的攻擊；甚至在其兼編之某大報的副刊內，更天天為文批判。但是，自從劉攻敏將一座精緻的小洋房（注意，這是敵偽產業，劉攻敏不過嫌他人之慨！）「分配」給該雜誌誌址後，該雜誌忽然頓改作風，一變而天天捧「劉」了。嗚呼，一個雜誌的態度，居然會轉變得如此之快，難怪很多人皆要罵：「文人無行！」了！（本刊特派駐上海記者天行）

本社 招考或員文員 (一) 手續：本市自即日起至七月廿日止，一件，親到本社報名，請到郵局。自不在此限。

等學力而有充分經驗者。編輯須絕對能編，辦事員須高中畢業。

社之證明文件，于限期內掛寄南京神亭巷卅八號本社招考職員籌備處。至辦事員，則須憑證

(五)待遇：編輯三千萬元一月，助編與練習記者兩千萬元一月。辦事員一千五百萬元一月

新 聞 觀 察

政治上的不倒翁！

張群西飛與北上的秘密使命

他為什麼要匆匆的飛四川？又為什麼要急急的回南京？

本刊政治記者司馬天

更爲什麼要悄悄的到北平？

自從張羣走出行政院的大門後，一直到現在爲止，雖然已爲時一月有餘，但他在政治舞台上，却依然像一個政治上的不倒翁一樣，具有非常重要的潛力。所以，有許多人都說：他在「台下」比「台上」更忙；而翁文灝所重組的新聞，事實上，依然是張羣內閣的化身。你不要看他在氣飛四川之後，在重慶道上買雲煙的悠閒鏡頭，也不要聽他到北平之時，向新聞記者們所發表的輕鬆談話！事實上，張羣在五月廿二日的西飛川渝，與六月廿三日的北上落平，都負有極重大的政治使命！絕不像他所謂說，回四川是探訪老母，醫治牙疾；更不像他所謂說，到北平是重遊故都，旅行休養。張羣的這一套政治辭令，真是修飾得天不無縫；惟善于採訪的新聞記者，與極其敏感的政治家，都對張羣的這些遁詞，發生懷疑；并在下面畫了無數個圈。

據記者從權威方面探悉：張羣前次飛川，除了在私的方面，是回家鄉看看他的老母以外，還夾有一點負氣的作用；至在公的方面，實在是負有調和川康軍人的內部磨擦及協調川省地方勢力與中央矛盾之秘密使命。因爲，共軍已經在輕叩着四川的後門了，如果再不力謀內部人事的協調，則四川實有隨時被侵的可能。自從四川省政府易長以來，代表地方勢力的鄧錫侯下台；而象徵中央勢力的王陵基上台。彼此在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不和睦，但內部的人事鬥爭，實已到尖銳化的程度。現在，整個的四川，都在動蕩不安；而人心之苦悶，與物價的飛騰，更使政局不甯。素以勇猛著稱的王陵基，簡直

弄得束手無策。蔣總統對於川局，素甚關心，乃命張羣乘返川之便，統籌川康大局，安定後方，俾使川康的人事能够協調。

惟張羣在返川期間，有幾件事，值得注意：(一)張羣于五月廿二日飛渝之後，首先便去訪晤現任重慶行轅副主任王鑽禧，王與張素不相識，且一向反對張羣。而當張羣飛渝時，重慶去接張羣的紹良，與副主任王鑽禧，均未到場去接張羣。祇有重慶市長楊森等前往迎送，甚爲殷勤。但張並不介意，仍去前往訪王。聞雙方會談甚歡，誤會諒已冰釋。

(二)五月廿七日，張羣即偕王鑽禧，楊森，與本擬偕王陵基飛京述職之何北衡，及連夜由京趕返重慶之鄧漢祥，均聯袂飛蓉。四川省會黨政軍各界首長，均親到機場恭迎，真是「盛況空前」！而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亦率張羣電召，由山西趕赴成都，並於五月廿八日晚在城北中央軍校大禮堂，召開川康渝兩省一市之軍政座談會，參予會議之軍政人員，計有張羣之智囊周君亮，與王陵基，楊森，劉文輝，陶世傑(西康省府秘書長)曾擴清，以及鄧漢祥，何北衡，任雲南，宋相成，王元輝等。除商川康渝兩省一市之聯防外，并決定劃分防區，如川東爲王鑽禧負責，川北爲鄧錫侯負責，川西爲王陵基本人指判，川康邊境，則全部由劉文輝統籌。這是自鄧錫侯下台後，甚至是閻府還都以來，四川省(省)第一次整頓大集會。

(三)從王鑽禧偕張羣一同赴蓉開會，證明張羣的外交已經辦得相當成功，惟令人懷疑的是：在四川開這樣一個重要的集會，竟不在重慶召開，反而在成都秘密舉行。而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亦未能予會，足見該會所討論的，恐怕依然是川康兩省的內部人事問題。因爲，假如果真討論川康兩省一市的人事防務問題，則管轄西南五省的最高行政長官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不會不出席。同時，在該次整會中，張羣復解決了鄧錫侯的出路問題，即在漢中成立川甘陝邊區區端主任，使鄧氏恢復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也就是使政學系的勢力，能够再伸得遠一點。

在張羣回川的期間，張羣除了加強王、劉、楊、王、潘、鄧等六大巨頭的合作外，并開政學系與復興社雙方，已獲有休戰諒解，即在匪患未除之時，大家應團結一致，共禦外侮，盡量減少彼此磨擦，也是使地方勢力能與中央勢力匯合一起，發揮最大的效力，使能拒共軍於川境之外。惟張羣征塵甫定，蔣總統以民青兩黨的入關問題尚未解決，突又電召張羣返京，往返于京滬之間，與民青兩黨的首要頭腦接觸。至本月廿三日，因立委糾紛而鬧的三黨僵局，已漸見打開之際，張羣亦不暇，突又於六月廿三日驟然飛平，顯示華北也發生了問題。話說華北方面，自從傅作義總管華北剿匪以來，局勢雖未見緩和，但總算已慢慢的穩定下來。惟中國特有的人事問題，確使傅作義困惑了。第一個使他感到失望的，便是，中央既委他總管華北五省的兵符，而實際上又不賦予他以全權，致使他不能

(下轉十六面)

戰局物價與政局

(綜合報導) 五月的局勢

勢是緊張的，而六月的局勢，更是沉重；五月中，立法院的集會與新聞的成立，成為新聞的中心，這是屬於政治方面的。但一進至六月，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大風浪，便已壓倒了政治上的波瀾。

新聞成立之初，軍事上的措施是調整指揮機構。白崇禧出生華中，胡適之的任命與內閣名單同時發表。但白氏一再遲辭，遲遲不願就任。原因何在呢？(一)總體戰事範圍的華中副總，究竟向總統負責還是向參謀總長負責？以白氏的地位，自不能向參謀總長負責。(二)與武漢經綸及程潛的關係如何？如果互不隸屬，二者的職權是否有衝突？(三)轄區問題。如果按照華中級議會議的決議，應轄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徐州與鄭州均應包括在內，並在該兩地設立前進指揮機構。否則，徐州須另設機構。就因為這些主要的問題不能解決，華中副總一直拖到七月一日才成立，這給共產一個極好的機會，故不是因為封鎖事失利的癥結，便是在因指揮上有了障礙，給對方以可

乘之機。

當開封臨危之時，總統曾飛赴鄭州觀察，旋即轉往西安，召開西北軍事會議。在西北戰場上，有三個大問題亟待解決，即指揮機構的調整，戰略配合與馬家軍的調用。這幾個問題不解決，將來可能和中原一樣，遲早要出毛病。

關於指揮機構方面：西北本設有蘭州行轅，由張治中主任。節制西北，包括陝西的軍事。西安有一級靖公署，與胡宗南負責。指揮關中，陝西與晉南的戰事。這兩個機構，名義上西安附屬於蘭州，作戰時又不能配合，四月中，北彭德懷匪部南犯時，竄入涇渭河谷，直下寶鷄。胡部和蘭州指揮的部隊，馬家軍的八十二師又包圍鄭州的共匪第六縱隊。結果共匪竟安然突圍而逃，於是雙方都推諉責任。不管責在何方？指揮不適時，使共匪有限可乘，不能適時的予以捕捉。確係事實。亦為一最大的失敗。

去年解救榆林之圍和今年造成蘭東大捷的都是甯夏部隊。

可是有一點，馬家軍動動一次，便不容易，要經過隆重的政請，即返防以後，任務完成，立刻返防，不願担任固定的任務。二馬的部隊，是久經訓練的騎兵，由於有宗教信仰，團結力和鬥志很強，如果能固定他們作戰任務，則對西北高原，關中平原甚至於中原戰場，都有良好的影響。

以上是在西北戰場三大問題。作為三個問題的共同中心的祇有一個，即人事關係。西北的局面早就需要澄清。開封失守以後，總統乃乘視察鄭州之便，解決西北問題。是：西北級靖公署照舊，由馬出任副主任。節制甘肅、新寧、青海，甯夏四省軍政。西安設立副總，由胡宗南指揮。應付陝西、晉南、豫西戰事。二馬各派一部騎兵與胡指揮。

物價之所以狂漲，除了自

然的因素而外，還有人為的因。金鈔依然領學漲價，說明了投機操縱的這在是一個事實。所不同者，這一次投機的資。金是來自各方的。(一)華北東與魯境戰事緊張，故華北局而沉重。很多工廠南遷。平津，濟南的資金都逃到京滬。平。爭買物資，造成漲風。(二)中原法幣入京滬。(三)中原之戰，開封、鄭州、南陽一帶，都有大批物資到京滬。報載，竟至無法處理。又河南流亡省參會在南京白下路開會時曾有報告云：「開封之戰時，汴五萬地，到上海之款項達二十次運京滬萬萬。這大批款項到連京滬上萬萬。這大批款項作浪。(三)據我共匪已搜集大批法幣，套購物資。至於龐大票發行的傳說，預其數字的龐測已足以刺激人心，這都是刺激物價暴漲的因素。

這次物價狂漲，正發生在戰局不穩的時期，對整個局勢和人心影響極大。尤其對初上位的翁內閣，簡直是一個剎刺！政府未嘗不想拿出點辦法，當張風最猛烈時，將經國列侯名單。邇上盛傳政府要開入頭以平物價。六月廿八日，蔣

七總統由西安繞道鄭州，於下午

便條陳平抑物價辦法十餘。惟正在張風猛烈之時，法來。監院通過第一次糾正案，指明原因。立法院也要糾正。說明明要。翁氏乃咨文監院，說明在通貨繼續膨脹下，物價上漲將無法避免。這一咨文，實是對立法院的間接答覆。監院自然對第二次糾正案，而立法院也堅持要翁氏出閣報告。使翁文瀾

除了軍事、經濟之外，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大事可記，司法已經提名通過。至於法官與考試委員的提名，人選尚未決定。民青兩黨問題，因為局勢太沉重，一般觀感對兩黨撤廢府黨局，都已失掉興趣。就是政府當局，也沒有閒情致再欣賞這種政治姿態，故兩黨祇好自動讓步。監委出席監院會議，立委名單也自動讓步。青年黨放棄了四十名最後的要求，而接受兩黨先行獲得三十名立委條件，其名義為達到提案聯署人數，以便兩黨能聯合提案。將重行入閣問題，實際上經濟農林官部都除部長以外，該黨各級官部都除部長以外，該黨各級一個個的局面，但這種局面，絕對不能拖得太久！(本刊特約撰述吳、)

政野黨
★★★
史野黨政
★★★★★★

民社黨南北兩派
——本刊政治記者——

冷熱夾攻張君勳

北方元老派秋水譏笑他，南方健將手大明責罵他，一個諷他暮年失節，一個勸他應應應馬；嗚呼，張君勳可以休矣！

由於參加政府的意見分歧，和張君勳剛復自用的脾氣，而招致民社黨的分裂，這已有本刊第一卷四期梅雨君的文章詳細報導了。此後，伍憲子，李大明，孫寶剛等遷居香港，由伍憲子主編人道週刊（Humanity Weekly），為民社黨革新派機關刊物，時常發表新穎的政見。張東蓀，胡海濱，梁秋水等北方元老派則以平為留居的大本營。這南北兩派的政見是比較接近的，但只有梁秋水正式參加了。可是，他們與張君勳分道揚鑣，各走自己的路。可是，他們與張君勳分道揚鑣，各走自己的路。可是，他們與張君勳分道揚鑣，各走自己的路。

敗壞若斯，伊誰之咎。足下不能謂為無關。會記前一二年後，羽毛下稍垂，而道，時說為端，謂較；不宣輕舉妄動，為天下所鄙笑。而足下乃夜郎自大，充耳弗聞，甚至口血未乾，二三其德，卒之醜態畢露，路人齒冷，能有今日，應悔不當初矣。夫趨孟之所賞，趨孟能賤之，常人尚明斯理，足下爾不知之？知之而故賤之，蓋以圖一門兄弟姊妹之富貴，與親戚門生之光榮，亦大丈夫得志一時之為也。今也如何？而妾婦之道，在以色列事人，色衰而愛弛，棄之敝屣，且還不如。勢所必然，何足為美？什該郭君云：自居易詩中之猶抱琵琶半遮面句，嗚呼！足下不可不，抑將琵琶別抱乎？

慶祝本刊周年紀念
優待直接訂戶！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值本報創刊週年紀念，特將本報全年訂閱費一律九折優待，以誌感念。凡欲訂閱者，請向本報經理部接洽。此致
各界人士
本報經理部 啟

此大民青兩黨立委保證當選名稱被否決，兩黨都正式被欺騙後，不能容忍的情緒。乃對立委名額問題正式所表示。不能容於五月二日，於開選委民黨中央規定以得票多數當選的時候，隔日便發表聯合聲明，把選舉票的黑幕全盤托出。並指責國民黨自食諾言，自毀信譽，措詞相當尖銳。但兩黨的強硬態度，仍掩飾不了他們的色厲內荏與內心的痛苦和徬徨。就陳失貞的姑娘，為對方所遺棄，不但得不到輿論的同情，而且遭受到社會上一般的輕視，諷嘲，甚至責難。張君勳雖是強強的人，但自經這次打擊後也實在有點難堪；而他昔日的老友和同志，却趁火打劫的給他一個更沉重的打擊。那就是下面所錄的兩封充滿了現動和諷刺的信。

白頭吟
「噫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履跡御溝上。」
「君勳先生：別來幸各無恙。而比年來，大變局。」

「新製齊執事，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涼颼奉炎熱。棄捐畫詩中，恩情中道絕。」
「君勳君，公等且以退出政府為要，公等且以退出政府為要，公等且以退出政府為要。」

戰局 檢討

論開封的攻防戰

本刊軍事記者王均

這次開封的棄守，的確丟得太快了！如今，汴垣雖已收復，但斷垣頽壁，滿目瘡痍，却無論如何，也收復不了河南人的心！然而，這個責任到底誰負？

中原古域河南省會所在地的重鎮開封，經過三晝夜的冷戰，竟於六月廿日午夜一度棄守，高級人員被俘與自戕者甚多，如六十六師師長李仲辛被俘，即於重傷後自殺，秘書長馮凌甫及王公度廳長均被俘，聞現已獲釋放。

現國軍強力兵體，業已於六月廿日完全收復開封。就已有的報導看，可知雙方均死傷慘重；但最遭殃的，依然是無辜的老百姓。惟從這次戰役中，已證明共匪不但能打遊擊戰，而且敢打主力戰；不但敢「吃」小據點，小部隊，而且敢攻擊，敢「吃」大城市了。這的確予人心以一種突然的震動，故國軍今後的全盤戰略，必須要全盤的修改，而戰術也要澈底的調整！否則，嗣後濟南，承德，瀋陽，長春，太原，鄭州幾個獨立的大據點，也要吃到同樣的虧；但共匪此次的攻路開封，企圖囊括中原，圍困徐州，重入蘇北，威脅京滬的企圖，已昭然若揭！因此，雙方調兵遣將，動員規模五六十萬人的豫東大會戰，也可能會接踵展開，這一戰，將是決定雙方命運的大決戰。

汴垣安危，攻略大於戰略

然而共匪這次為何敢冒險深入，以攻略開封呢？而開封的失守，為什麼竟這樣快？要瞭解這一點，必須先明瞭開封的戰略形勢，然後才能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按開封為隴海東段重要的大城市，東接商邱徐州，西近鄭州，北依黃河，這是豫東大平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在軍事形勢上，却是鄭州的衝星；所以幾次共匪的攻勢，都是指向鄭州的。

。如鄭州有失，則開封不戰自下。那裏這次共匪突然的變襲開封，顯然是攻略重於戰略，因開封為河南的省會，全省的精華都萃汴垣，且係歷史上的名城古都，河南雖已大半糜爛，省會如能屹立無恙，總是政權統一的象徵。自國共雙方正式破裂後，雖然共匪在近年來，到處整勢逼人，但省會被攻陷的，却以開封為首。例如山西的太原，河北的保定，山東的濟南，雖都已四面楚歌，成為孤島，但政府仍不惜以一切力量堅守到底者即係為此，而共匪本身，也並無一定要攻佔的信心和勇氣。故這次開封的一度失守，無形中，給國民的心理上，自是一種嚴重的威脅，間接使人民對政府的軍力也發生了懷疑。因此，人心浮動，直接的便刺激了物價的狂漲，使政府後方的經濟瀕於崩潰的危機。故共匪的攻略成功實大於戰略，其收穫又豈止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已。

開封攻防戰的經過

開封戰役，經過得並不算太激烈。參謀部配備於開封的兵力，原有國軍三團，保安隊六團，臨時又加入國軍一團，共十個團，預計至少能守十天以上，據估計，本可靜待援軍的到達。但末料到共匪攻佔得竟如此迅速！爰共匪自通許開始移動後，六月十六日陳留守軍即撤退，市區已開始約砲聲。六月十七日，共匪即已進至開封城，大小李莊，並攻佔飛機場，國軍乃退守馮王台，紅洋樓一錢。六月十七日國軍即撤離飛機廠及杏花營，固守城垣。攻城戰開始，雙方以大砲互擊。十八日共匪小部即自宋門（即東門）及小南門衝入城內，因數目不多，當時即被國軍圍攔殆盡，餘者俘虜（約五百人），惟仍有一百餘人，即躲於城內之民房內，可是二十號上午八時左右，大隊共匪約兩萬餘人，在城外即發動猛烈攻城戰，以城內狂轟，繼之大隊國軍，即蜂擁而入，開巷戰，國軍死守省政府，河南大學，鼓樓天主堂，省立女中，龍庭體育場等各據點，進行白刃戰，為保衛此中原古城作最大與最後之努力。但至十九日下午電訊即完全中斷，開封亦已不守矣。在這次開封的攻防戰中，國軍幾乎動員了京、滬、滬、徐、漢口各基地所有的機羣，如黃海，東海，渤海各大隊皆全部出動，每日均有百餘架，飛機開封哨空，支援地面部隊，二十日輪番轟炸的結果，商業區如宋門大街，自由路，中山路，馬道橋，政治區如省政府（省政府及各機關所在地）文化區如老省門，學院門等大小建築，濛濛蔽蔽，夷為大海。人民被炸死者不可勝計，如開封女師，河大醫學院，護士學校，助產學校，女中，高職等校男女學生被炸死者或燒死的，總計已在兩千人左右，這真是空前浩劫！政府飛機不炸共匪于魯西渡河之際，而在開封失守後再施飛炸，致激動豫籍人民的公憤，無怪立法委員們大聲疾呼：要追究責任問題。但何應欽氏在立法院秘密會議中却報告稱「國防部長專負軍事政策及行政責任，（即軍官）參謀總長為統帥之幕僚長及國防部之行政官，負軍事業務之計劃與指導責任（即軍令）又稱，此次戰役，功罪實罰，俟會戰結束後，參謀部例應有檢討會議，并予

不堪回首話東北

本刊特約駐滬記者 焦山

（本刊滬陽通訊）東北爲什末搞得這樣慘？爲什末沒有這樣快？搞得這樣慘？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一味的將責任推在人身上，而自己又不認真檢討錯誤，要不得！

二年前的東北，政府接收了全東北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東北僅八十的財富，二年後的今天，東北僅轄下長春，瀋陽，錦州等幾個據點，不足百分之十的土地，而且都在朝夕的危險中。真是好不慘然！

多有人都認爲東北共軍能够如此強大，有力，是因爲東北共軍能够如此強大，能够得到有力的外援，其實到底蘇聯給東北的共軍援助了些什麼？那就是一個謎。爲了拆穿這個謎，美國領事館及美國的第五縱隊也花了不少力量去偵察，甚至以軍調小組的名義，深入共區去搜集，也沒有得到什麼，甚至此費了政府東北的軍統中統，也毫無所得。記得魏德遇到東北去，也毫無所得。

我們退一步而言，就算假定東北共軍是得到若干蘇聯的援助，而使用那些外援是否得當，尙有接收人的能力。反過來說，中央政府得自美國的外援還少嗎？又發生了怎樣的力量？因此，我們說外援是次要的，主要的還是自己能力。自己的弱點太多

，而不求改進，祇說別人有外援，那是標準的阿Q精神！

我們不做阿Q，我們就要檢討一下自己失敗的因素，缺點在那裏？怎麼覺得一團糟？

誰是罪魁？

第一個負責接收東北責任的是熊式輝，熊氏過去對黨國的功過我們不去清算，而東北攪得一團糟，熊氏不能不負其咎！他是種下毒因的第一人。

熊式輝在未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前，他參加莫斯科中國代表團，簽定中蘇條約也在場，然而他對東北却毫無了解。當他未到東北之前，在重慶曾憑着錯誤的情報，編訂了一套策略，但到了東北以後，那計劃就全部垮了，又無第二套法實應急，因此他經常徘徊於北平重慶之間。那塊「東北行轅」招牌的尾巴，由四川重慶的籌備處而直拖到西安、北平、錦州、長春、哈爾濱、局面真是「偉大」得不可收拾。

熊式輝一直迷信着「外交」接收，不管「內政」；他自信根據由他參加過而簽訂的中蘇條約，可以順利無阻的經蘇軍手裏奪回東北。所以由重慶帶了九省二市的全部班底，飛到長春，真是興高彩烈！那知道在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元帥接觸以後，碰了

一鼻子灰，立刻就心灰意冷。把「外交」路綫轉道南京與莫斯科去辦。一方面禁止自己的部屬與外界往還，給一切人員都關在滿鐵大樓，連省主席欲接見地方人士，都不得將談話內容事先請示過他批准。但不到半個月，他又心血來潮，叫各省主席立刻出發「接收」。弄得各省主席莫明其妙？因爲在「接收」費用上討價還價，一拖二延，結果，却什麼也沒有接成。

早期的熊式輝既徘徊於北平重慶之間，而公文又得由他親自批示，故多少文件在旅行中追逐他的行蹤，手續之延遲，行政之緩慢，可以想見。

怎樣接收？

熊式輝在「外交」路綫上失敗以後，改編偽滿軍的計劃也不能實現，故「政治接收東北」的計劃幻滅了。才不得不讓杜聿明率國軍出關，走武力接收的路子。

國軍出關以後，蘇軍的馬林諾夫斯其元帥打了退堂鼓，說了幾句江湖話：「一蘇軍撤出中國要在美軍撤出中國之前」等等。國軍就在苦難中進入了錦州、瀋陽。以及松花江以南的地區，但始終未能過江。（正面過江者僅柞頭堡一點）因此江北岸的哈爾濱

，齊齊哈爾不得不撤退。南滿既在軍事力量保障之下，接收的大員們就到了樺武揭發的時候了，祇是有發財機會，無孔不入，一個小倉庫，起碼貼上七八張封條，凡中央所有的單位，在瀋陽應有盡有。這批接收大員們如狼似虎，見了物資就搶，看到房子就佔，不管所有權是屬於誰的，也不例外。

因此東北人對中央去的人的看法，也就與俄國人，日本人同等之，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少數人是發了財，而政府的威信，也掃了地。

軍人呢？在接收中也不後人，他們是攻克城池的「先進」，有油水的軍人先揮了，剩下的另一批人來「清理」，直到接「光」了爲止。

東北有多少好房子，有多少小型工廠，都被什麼人佔了？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荒淫無恥！

自國軍進駐東北以後，除以勝利者的姿態動步，茶館酒樓，大街小巷，以征服者的身份，到處充滿了這些穿美國衣服的一抗日英雄」，這還是低級軍官與大兵的玩意兒，那些高級將軍們呢？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今天喝尾酒，明天招待會，香酒，啤酒，女人，女人……

更多的是開不完跳舞會，就藩臨來說，在全盛時代，大小舞場有五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

四川省政潮，學潮，與人事鬭爭

從劉湘主川到王鑽緒，又由賀國光繼代到蔣主席兼任；更從張岳軍拱防到鄧錫侯真除；最近，王陵基終於不勞而獲；在這裏面，也不知道醞釀了多少人事的鬥爭，和無數的陰險，欺詐，與玄秘！

（五）★續上期★

四川省各廳處長

皆非鄧家班人物

劉文輝自從掌握了成華大學的領導權後，這對於鄧錫侯自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但鄧錫侯既然控制不了成華大學，別的人當然要取而代代之呢？這是時勢使然，鄧錫侯又能怪誰呢？

鄧錫侯是四川軍人中一固定系一的中堅，這在前面我已說過。故與連成系一的前面我已經說過。故與是明爭暗鬥，各不相讓。潘文華對死過去與劉湘的關係太密切，故自劉湘後，潘在政治舞台上，一直是落落寡歡，不甚得志。第一，他的作風太保守；第二，政軍比較大，但在四川軍中，除了軍事方面還保有相當的實力外，在經濟與私交方面，是以不。他與劉文輝的私交很好的，在四川的立場上，他與劉文輝是常常採取一聯合陣線，一時因為知道不能想做到四川省主席，一時因為知道不能做到四川省主席，一時因為知道不能做到四川省主席。

在政治外圍的戰略上，鄧錫侯已經陷於孤立，故處處是友，也處處是敵。假如鄧錫侯在內線的戰鬥方面，能採取緊要清野的戰略，則鄧錫侯不久前的下台，或不至於如此之慘！

鄧錫侯在內線的戰鬥方面，能採取緊要清野的戰略，則鄧錫侯不久前的下台，或不至於如此之慘！

鄧錫侯在內線的戰鬥方面，能採取緊要清野的戰略，則鄧錫侯不久前的下台，或不至於如此之慘！

本刊第二卷一至六期

合訂本再版預約

本卷第二卷一至六期，因每期均不敷數，雖曾再版三版，仍供不應求，致讀者向隅甚多，茲應各界讀者要求，特將第二卷一至六期合訂本，自即日起發售預約：

第一卷一至六期合訂本，自即日起發售預約：

元，特價（每本）七月二十二日前預約，額滿截止。以五百本為限，額滿截止。

元，特價（每本）七月二十二日前預約，額滿截止。以五百本為限，額滿截止。

元，特價（每本）七月二十二日前預約，額滿截止。以五百本為限，額滿截止。

人物的諒解，相反的，且因鄧錫侯入一系門，即榮登寶座，反而招致政學系與三流人物的不滿，如秘書長彭昭賢，便常常各自為政，互有矛盾，往往鄧同意的，而彭却反對；彭所執一詞，而鄧也反對。互相牽制，各執一詞，使底層下辦事的人，侯夾在當中，常常弄得啼笑皆非，其指示的令文出現，往往會有兩種不同的口吻，究竟在變些什麼？這真是今日官場中的笑話，也是成都人茶餘酒後最有趣的談話資料，故張學謙對鄧錫侯的批評，都從學系二三流的人處，卻未把個個都說成那樣，顯意處處牽制鄧錫侯，假如要嚴格說起來，鄧錫侯只能算是半個政學系，也可以說不是政學系的核心人物，而是政學系中的外圍份子。（未完）

本刊首創 ★ 新聞小說

名醫的按摩女

短篇連載

本刊特派台灣旅行記者秋田寄



「這個少女好大胆……我在心裏這樣暗暗的想着，但從我嘴裏滾出來的話，却是：

「我以人格和一切向你保證：假如我不守諾言，你要如何懲罰我便怎樣懲罰我。」

她看我說得如此肯定而堅決，即便依然有點不相信我，到這時也不得不相信我了。

「在我面前，任何的男人都不是口是心非的；我希望你這一次，能是一個唯一的例外。」這時，她底紅暈的脸上，才又重新放射出青春的光輝；祇有這一種光輝，才是一個正當花開的少女真正的美。

「杏子小姐，讓我們來作一次試驗吧！」

「好，但願我這一次的試驗，不要再次失敗！」她說着，居然出我意外的笑起來了。於是，我也忍不住哈哈的笑起來。惟當我們兩人的笑聲，漸漸的停息了時，冷不妨，花野杏子却又向我提出一項要求：

「嗣後，每次在按摩之前，最好與先生都能先在溫泉內洗一個澡。因

為，用溫泉洗澡對於醫治骨節疼的毛病有很大的幫助；與「按摩」可以收「相得益彰」之效。我希望您先生能答應我的要求。」

我稍為想了一想，覺得她這話很有道理，便毫不猶疑的答應了。於是，在三分鐘後，我便與花野杏子，離開那間一〇三號的斗室，而趨更將我領到樓下一間頗為精置的浴室內。

(六)

「溫泉」浴室內的浴池，一共分兩種：一種是普通的大池，可以七八個人，甚至十幾個人混在一起洗，就俄國內其他各地的堂池一樣。一種是高尚的盆池。而盆池又分兩級：一種是比較好的，一個小房間內有三四間小盆池，是日本式的木桶，在溫泉內泡浴以後，再用冷水淋沖；另一種便是特別的盆池，一人一式，既不是日本式的木桶，也不是西洋式的磁盆，而是用精緻的磁土砌成，長方形，依地而築，就像一個小小的養魚池。光

道美觀，晶瑩如玉，裏面還用屏風隔了一個小小的更衣室。有可以騎風的藤椅，有可以吃茶的矮桌，還有一張

長而小的踏踏米；極其清潔雅潔。但今晚花野杏子將我帶進來的，却是這一間頗為精緻的浴室。

這是一個依山開築的溫泉，而我一踏進這間浴室內時，我便聽到窗外山脚下那一陣陣汨汨的滾滾流來的水聲，更嗅到那一股股熱熱的騰散出來的硫磺味……

「吳先生，請你先洗罷，如果洗好後，就請你把那個牆壁上的電扭開一下，我便會從旁邊的那一間小門內走進來。」花野杏子說着，便走近左側的牆壁旁，將那個嵌在牆壁內的電扭開了一下，告訴我怎樣扭動那個開關後，便向我擺了一擺手，輕輕的將房門帶上，微笑着走開了。一直等到溫泉聲淹沒了時，我才將門門關上，脫了衣服，跳進那一個長方形的小池內沐浴。

台灣的電力，本來很足，而電費也較國內任何一地便宜。但是，台灣的同胞，却有一種節儉的美德，所以電燈大都採用極小光度的燈泡，尤

其在浴室內的燈光格外黯淡。故當我泡在那潤澤如油的溫泉內洗澡時，那陣陣騰起來的熱氣，幾乎將我熏蒸得氣悶極了。而那沉沉欲睡燈光，更使我朦朧朦朧的，猶如置身於混沌沌的雲霧之中。

骨節痛的手，一到晚上，或者是陰雨天的時候，便特別疼得厲害。加以在溫泉內一泡之後，更使我身體感到困頓難受。所以，我在池子內洗了還不到七分鐘，便連忙跳出盆池，躺在踏踏米上休息，不想再洗了。因為怕讓花野杏子笑話，我雖然早就想扭動那個嵌在牆壁上的開關，預備請花野杏子進來，替我按摩，但幾次我都忍住了。然而，花野杏子究竟怎樣替我按摩呢？她為什麼非要我緊閉眼睛？而像她那樣漂亮的少女，出路很多，為何偏要來替人「按摩」？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我底腦子裏，簡直畫滿了團團。可是，我却始終無法解開這個神祕的謎。

最近一個多星期以來，新竹城老是陰雨連綿，前天才稍稍放晴，但是昨天却又開始颯了一天一夜的風。今天總算萬幸，難得有這樣風和日暖的天氣。然而，不幸的是：我已好有幾天沒有好睡了。故當我從浴池內爬出來時，身體真是疲憊極了！所以，想着想着，我終於躺在那一小方長長的踏踏米上，沉沉的入睡了。後來，花野杏子究竟在什麼時候跑進來，我一點也不知道。一直等到她輕輕的喊着：

「未完」

內政前雜誌登記證警國字第三〇五號 提高 本刊將自下期起，提高稿費為每千字壹百五十萬 元至二百萬元。收到後，如可用，立即付款。又 本刊上期實銷三萬八千份 每份 150,000元